夏曆戊子年七月廿八日·八月初六日白露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一日·星期三

人民日報

第七十九號

定價：每月邊幣三萬元。冀鈔三千元

本報啟事

「九一」為記者節，本報循例休假一日，二日無報，三日照常出版。

白求恩醫大附屬醫院停止收容病人啟事

本院奉命結束，另籌組規模較大的新醫院，自即日起三個月內停止收容病人（及家屬），為避免病人徒勞往返，希望各機關、部隊、團體，暫緩送來。實為至盼。七月十二日

請用 雙獅牌牙粉

提倡國產，雙獅牙粉，品質優良，工商註冊，醫學化驗，貨真價實，常用去垢殺菌，保護牙齒，久著盛名。

★各百貨店均有代售

臨清市三昌化學工業社監製

通盛祥獎章局特聘超等技師

精製各種 式樣美觀

承做各種 五色燒藍

獎章 功章 偉人像 徽章 帽花

定期不悞。價格低廉。

廠址：德石綫衡水站迤南棗強城內東街路南

熱誠歡迎各機關部隊學校團體定製

通訊處：冀南 石家莊 邢台 郵局轉

解放戰爭勝利空前的一月 殲敵總計三十萬人

解放軍總部公佈解放戰爭第三年第一個月戰績

【新華社陝北二十九日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頃發表解放戰爭第三年第一月——一九四八年七月總戰績公報：

（一）殲敵營以上正規軍（北國未整編的軍、師照蔣匪已整編的師、旅計算）兩個綏區司令部（兗州第十綏區司令部，襄陽第十五綏區司令部），兩個兵團部（山西野戰軍趙承綬總部，區壽年兵團部），一個軍部（整編十二軍軍部兼十二師師部），五個師部（整編七十五師師部，十九軍軍部，三十三軍軍部，三十四軍軍部，四十三軍軍部），十四個整旅（整編七十五師之六旅、十六旅，整編七十五師指揮之新編二十一旅，整編十二師之一百一十一旅，整編八十四師之一百六十一旅，十五綏區所屬之後調一百零四旅，十九軍之暫編三十七師，三十三軍之七十一師、暫編四十六師，三十四軍之七十三師、暫編四十四師，四十三軍之七十師、暫編三十九師，新編二軍之暫編三十一師），兩個旅部（整編五十六師之一百六十四旅旅部，十九軍之暫編四十師師部），十個整團，二十八個整營。以上除兩個綏區司令部，兩個兵團部，一個軍部（兼師部），五個師部外，以四個營或一個旅部折合一個團，三個團折合一個旅，則上述兵力等於二十個旅、又一個團；或六十一個團。連消滅營以下兵力計算在內，共俘敵正規軍十四萬七千七百四十人；斃傷其七萬零八百九十人；另爭取其起義二千五百八十人；合計二十二萬一千二百一十人。

（二）殲敵營以上非正規軍兩個整旅（暫編第九總隊，暫編第十總隊相當於旅），一個旅部（山東保安第三旅旅部），九個整團，十四個整營。以一個旅部折合三個團，四個營或一個旅部折合一個團，則上述兵力等於十九個團又兩個營。連消滅營以下兵力計算在內，共俘敵非正規軍五萬六千三百九十人（內日人二百餘人）；斃傷其二萬一千五百四十人；另爭取其起義三千七百二十人；合計八萬一千六百五十人。

（三）以上兩項合計，共殲營以上敵軍兩個綏區司令部，兩個兵團部，一個軍部（兼師部），五個師部，十六個整旅，三個旅部，十九個整團，四十二個整營。除綏區司令部、兵團部、軍部、師部外，共折合八十個團又兩個營。連消滅營以下兵力計算在內，共俘敵軍二十萬零四千一百三十人；斃傷其九萬二千四百三十人；另爭取其起義六千三百人；總計三十萬零二千八百六十人。

（四）俘敵旅級上校以上軍官六十二名，內正規軍五十二名，即太原綏署中將副主任兼野戰軍總司令趙承綬，少將軍政督導員艾子謙，少將參事郭子傑，砲兵指揮處少將處長高焯，砲兵指揮處少將副處長賀經純，砲兵指揮處少將附員趙守郁，親訓師少將政訓主任張茂新，親訓砲兵團少將團長郭寶蒼；第六綏區中將副司令兼兵團司令區壽年；第十綏署少將副參謀長陳家屋，少將政工處長曹承彬；第十五綏區中將司令官康澤，副司令郭勛祺；整編十二軍中將軍長兼整編十二師師長霍守義，少將副軍長兼整編十二師副師長熊仁榮，上校副參謀長兼整編十二師副參謀長劉士珍，軍部少將高級參謀郭家麟、陶景奎；整編十二軍少將軍部附員孫煥彩，一百一十一旅少將旅長劉書維，一百一十二旅少將副旅長王肇治，上校副旅長楊鐵[illegible]；江蘇淮漣少將指揮官兼整編四十四師一百六十二旅四百八十六團團長谷策三；整編五十六師一百六十三旅少將副旅長閻宜祿，上校旅參謀長周玉海；整編六十八師一百四十三旅上校副旅長蔣鳳之；整編七十五師少將師長沈澄年，少將副師長兼兵團參謀長林鼐，上校師副參謀長胡旌奇，上校師砲兵指揮官郭定遠，六旅少將旅長李邦華，上校副旅長沈天翔，上校旅參謀長王學宏，十六旅上校代旅長盧濟時，上校旅參謀長李鶴生，上校旅新聞室主任曹政謙，新編二十一旅少將旅長李文密；整編八十四師一百六十一旅少將旅長[illegible]，上校副旅長賀鈁，上校旅參謀長董子才；十九軍軍部少將參謀長[illegible]，暫編三十七師少將師長雷仰湯，少將副師長趙琦；三十三軍中將軍長沈瑞，少將參謀長曹近謙；三十四軍七十三師少將師長王楹匯；四十三軍七十師參謀長樊祺祥，少將師政訓主任邊沛霖；新編二軍暫編三十一師少將師長魏志平，少將副師長盧鏡雲；聯勤十三分監部少將分監周北翔，國防部少將戰地督察官[illegible]。非正規軍十名，即山西保安司令部少將保安處長楊誠，暫編第十總隊教育團少將團長布川（日人）；河南省許昌、郾城、臨汝三縣總指揮方子美，河南防空指揮部少將副指揮官程開樓，指揮部上校參謀長任逸宣；河南保一旅上校副旅長王忠輔，上校旅參謀長劉宜剛；河南保二旅上校副旅長孫壽棠，副參謀長[illegible]；山東保三旅副旅長兼鄒縣城防司令葛黎。起義旅級上校以上軍官七名：內正規軍六名，即整編九師七十六旅少將旅長張綵，暫編四十師少將副師長李和鳴，三十三軍七十一師少將師長楊[illegible]，暫編四十六師少將師長盧鴻恩，三十四軍暫編四十四師少將師長楊[illegible]，四十三軍暫編三十九師少將副師長賈紹棠。非正規軍一名，即山西保安司令部中將前方指揮官兼太原綏署野戰軍副總司令元泉馨（見前）。

（五）繳獲：各種槍枝九萬八千五百三十枝，計步馬槍九萬四千八百七十四枝，短槍三千六百四十三枝，戰防槍十三枝；各種機槍一萬三千三百三十六挺，計輕機槍六千七百八十挺，重機槍一千一百六十三挺，手提衝鋒機槍五千三百八十三挺，高射機槍十挺；各種口徑砲三千四百三十二門，計小砲二千零五門，六零砲五百八十六門，火箭筒一十一門，機關砲十五門，迫擊砲四百三十二門，戰防砲五十門，平射砲六門，步兵砲二十九門，高射砲十二門，山砲一百一十四門，野砲六十二門，重迫擊砲九十三門，榴彈砲七門，其他砲十門；擲彈筒一千五百六十五個，槍榴筒二百三十四個，火焰噴射器八個，測探地雷器六個，刺刀九千三百零一把；各種砲彈十七萬九千零八十三發，各種子彈一千一百七十二萬零八百五十二發，手榴彈三十三萬二千七百五十七枚，炸藥三千一百三十二斤；飛機三架，坦克十輛，火車頭五十個，火車廂三百六十五節，汽船一艘，汽車九百一十五輛（內裝甲汽車七輛），馬匹七千三百九十五匹，電台三百九十九部，報話機二十八部，電話機二千八百八十九部（內總機五十一部），電線七萬八千九百九十八斤，汽油七萬零八百五十加侖，大車三十九輛，自行車五百五十九輛。另擊落飛機五架，擊毀坦克三輛，火車頭二個，火車一列。

（六）我解放與收復縣市七十三座，敵佔我縣城四十五座，得失相抵我得二十八座。

（七）本月殲敵整旅較過去最多的一月——一九四八年三月之十三個整旅相較，多殲三個整旅；本月殲敵人數與過去最多的一月——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之十八萬餘人相較，多殲十二萬餘人；與解放戰爭第一年全年殲敵一百一十二萬餘人相較，本月等於第一年的四分之一強，與解放戰爭第二年全年殲敵一百五十二萬餘人相較，本月等於第二年的五分之一。俘獲敵旅以上軍官與解放戰爭第一年的二百零二名相較，本月等於第一年的三分之一強，與解放戰爭第二年的二百一十六名相較，本月等於第二年的三分之一。繳獲槍枝與解放戰爭第一年的三十八萬八千餘枝相較，本月等於第一年的四分之一強，與解放戰爭第二年的五十四萬三千餘支相較，本月等於第二年的六分之一強。繳獲機槍與解放戰爭第一年的三萬九千七百餘挺相較，本月等於第一年的三分之一強，與解放戰爭第二年的四萬八千六百餘挺相較，本月等於第二年的四分之一強。繳獲各種砲與解放戰爭第一年的六千一百餘門相較，本月等於第一年的二分之一強，與解放戰爭第二年的八千九百餘門相較，本月等於第二年的三分之一強。

忽雷山羣眾不忘互助好處 改進領導又組織起來

【太行電】武安忽雷山村是一個互助生產較有基礎的村莊。該村從一九四四年起，在勞英王大莊帶領下，全村組織起來進行生產。但由於形式主義作風，產生了若干嚴重的偏向。該村曾強迫編制全村大互助，有的組支大鍋集體吃飯，群眾不願這樣做，幹部就說人家落後。互助組出入不自由，如果活做不完，誰也不能自由出外。全村進行生產競賽，一打飯，就是吃不完飯，也得站隊往地裏走。有時許多人到一塊地上做活，表面上看着很快，實際上浪費了不少勞力。各組為了爭勝，不顧疲勞的一直幹。王二堂組搭黑起早，一天曾趕過八晌（一般一天五晌），把人都累壞了。互助組片面強調照顧貧僱，使有勞力戶吃虧。對於這種作法，群眾都不滿意。今春整黨一開始，全村的互助組和生產大隊，除了勞英王大莊領導的小組還能三三兩兩撥工互助外，其餘全部垮台。整黨後，大部份幹部由於整黨時的某些偏向影響了工作情緒，另放棄了生產領導，互助沒人整頓。群眾一方面對過去互助得到的利益還念念不忘，一方面卻怕到過去互助受拘束太厲害。大莊組的舊組員在飯場上就經常[illegible]，問大莊今年還互助不互助。大莊摸透了群眾的心思，便廣泛宣傳互助政策說：今年互助要實行一種新的方式，決不能強迫編制，誰願意參加就參加。在這種真正的自願原則下，麥收前捡和等十三戶便共同組織起一個撥工組，大家開會檢討了過去的偏向和錯誤，公選王大莊為領導人。他們的互助辦法都是工撥工，隨時還工，各幹各的。需要時就聯幹，不需要時就各幹各的，沒有評分，也未使用工票，勞力參加，組外有人需要勞力時，與大莊一說，便可介紹人去。誰有剩餘勞力，由他們相互自由決定，組長不加限制。麥收後，組內用了二十四萬二千元，買了兩輛彈花車，決定一萬元一股，五千元半股，誰願參加誰參加。銀成、吉元、明長會等過去到別組，現在又回來了。四老榮在鋤頭遍苗時，因一個人趕不過來，便向大莊組找了四個人，半天就鋤完了。後來他也參加了變工隊。這樣變工隊逐漸擴大到二十八戶，男全半勞力三十八個，女全半勞力二十七個，共土地三百五十五畝。大家生產情緒很高，現正突擊鋤苗，造肥，爭取穀子多鋤一遍。秋後全隊計劃種麥一百二十二畝，每畝上肥二十馱。

（本社按：忽雷山互助組從垮台而再起的過程，說明群眾一方面是反對強迫命令與形式主義的作風，但也並不忘記互助的好處。只要領導上能認真糾正偏向，清理遺留問題，根據自願等價原則來整頓，群眾是願意互助的。有些同志只看到群眾反對互助中形式主義與強迫命令的一面，看不到群眾過去因互助得利的一面，因此就完全否定過去組織起來的成績，一任其自流垮台，這是走了極端，是錯誤的。整頓互助，必須有強有力的領導，發揚好的，糾正壞的，使互助組能向前發展，成為群眾自覺自願的生產組織。在整頓中要反對放棄領導的尾巴主義。）

沁水整頓互助 獲得六項經驗

【太岳電】沁水在六月開始整頓與恢復互助組，已取得初步經驗：（一）黨員幹部應親自領導整頓，承認過去強迫互助的錯誤，強調貫徹自願等價的原則。這樣作既整頓了互助，又恢復了群眾信心。（二）深入了解垮台的原因，檢查過去互助中的毛病，澈底整頓改造。如一區固鎮村李振文組，先開會檢查毛病，發現趙桂國等去年給沒牛戶犁了地，沒賺上草料，弄得不想互助，慢慢的退後了。這個組正確解決了檢查出的毛病，大家都同意重新組織起來。（三）組織互助組，應以家庭為單位，作到家庭生產步調一致，可以減少夫婦間與婆媳間的矛盾，並可使家庭零活和互助組勞動結合起來。（四）民主訂出生產計劃和各種制度，規定工資，評定工分，算賬時間，工作檢討等，都要經過民主討論決定，不能強迫命令。（五）按生產季節及時算賬，該得的可以早得，解決自己的困難。該出工資的要早出了，免得積累起來一下出不起。同時在物價不穩的[illegible]資是比較[illegible]。（六）互助組不宜過大，容易浪費時間，做活先後問題也不好解決。組大的可分為幾個小組做活，但要設法作到統一領導。

[illegible]

新華社記者 評蔣匪「改革幣制」

以變相大膨脹實行空前大掠奪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新華社記者評十九日蔣匪宣佈的所謂「改革幣制」辦法：這是一次大膨脹、大騙局和大掠奪。這是蔣介石匪幫為了最後掙扎並準備自己退路，把全國人民財富搜進四大家族腰包的流氓手段。其結果必定在國民黨統治區引起更大混亂，促進蔣介石匪幫反動統治的最後崩潰。

蔣匪的所謂「金圓券」，總額據宣佈者為二十億。每元「金圓券」等於「法幣」三百萬元。現在「法幣」及「東北流通券」的發行量，據蔣匪政府財政部長王雲五說：「僅需二億元金圓券即可收回」，這就是說，「改革幣制」形式上是縮小了發行量，由六百萬億「法幣」改為二十億「金圓券」，實際上卻是增多了十倍發行量，由二億「金圓券」增至二十億「金圓券」，或由六百萬億「法幣」增至六千萬億「法幣」，就是把通貨膨脹十倍。就蔣幣最大票面額來說，現在是五百萬元「法幣」一張，蔣匪的「改革幣制」是一百元一張。一百元「金圓券」等於「法幣」三萬萬元。這就是說，形式上是把蔣幣的最大票面額由五百萬減至一百，實際上卻是由五百萬增至三萬萬，一下子提高了六十倍。把通貨增加十倍，把最大票面額提高六十倍，這不是一次通貨大膨脹是什麼？

蔣匪為了實現此次大膨脹，佈置了一個空前大騙局，說什麼「金圓券」有「十足準備」，並且還裝腔作勢，說什麼「每元法定含純金零點二二二一七公分」，成立什麼「金圓券發行準備監理委員會」，撥交「百分之四十的黃金、白銀與外匯，百分之六十的國營事業資產及敵偽產業」，似乎真有「十足準備」。其實，狐狸總有尾巴，夜叉總有獠牙，「金圓券」一來不能兌現，二來不能自由購買外匯，仍舊與「法幣」一樣，是虛金本位幣，正如上海一個美商銀行老闆艾齊亞所說，還不過是「把一張紙換成另一張紙」。而蔣匪所謂「十足準備」的真正目的，卻是打起這個幌子，一方面，好以此為圈套來騙取和吸引民間的金銀外幣，放到他的「央行」裏去，也就是放進四大家族的金庫裏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指定的國營事業的資產，組織公司，發行股票，把四大家族將來逃走時搬不動的產業，一下子變成流動資金。這眞是一箭雙鵰，眞是空前未有的大騙局。戳穿了說，蔣匪既對只要用現在所謂「十足準備」的十分之一的基金就能收回的「法幣」和「東北流通券」，都維持不了，那又何能維持十倍於此數的「金圓券」呢？這不是騙局是什麼？

可以預言：由於「法幣」多數成為廢紙，人民對於蔣幣，即使叫「金圓券」也好，不會再有信任，由於人民誰也不願把金、銀、白洋、外匯交給四大家族，因而蔣介石、宋子文、蔣經國、張厲生等勢必要用法西斯的手段施行檢查與掠奪，其結果必然引起有資產者的逃避藏匿和市場的混亂。又由於蔣匪政府的發行、稅收和開支都比從前增加了十倍以上，所入還不足支出之用；更由於國民黨反動軍隊的處處失敗，統治地區日益縮小，因之經濟破產必將加劇，物價必將上漲，黑市必將復活，「金圓券」必將貶值，市場投機必將更加不可收拾，公教人員和工人的生活必將更加惡化，而軍隊也將更加喪失鬥志。故「改革幣制」的結果，必然引起蔣匪統治區的更大混亂，促進蔣匪統治的最後崩潰。即使這次「改革幣制」，由於蔣匪的鎮壓和欺騙，雙管齊下，加以美帝國主義的物資援助，或可引起一時的麻痺作用，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潰亡，尤其是反人民戰爭之不可避免地失敗，不管美帝國主義有多大援助，都無法阻止這種更加混亂和最後崩潰的趨勢，這是過去數年再三再四經過事實證明了的。

蔣匪佈置這樣一個大騙局，來實現變相的通貨大膨脹，其目的在於實行空前的大掠奪。「改革幣制」前數月，蔣匪政府故意加速降低「法幣」價格，連發三次大鈔，使廣大人民手中的法幣在三個月內已經貶值至十倍以下。「改革幣制」一來，首先宣佈所有「法幣」和「東北流通券」限於本年十一月二十日以前兌完。以現在這樣的交通條件，這樣的物價波動，三個月內全國廣大鄉村和偏僻城市的廣大人民所持有的「法幣」，豈不多數成為廢紙？人民持有的黃金、白銀、銀幣及外幣，就限於九月三十日前向中央銀行兌換，外匯資產限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申請登記，這就是要把所有人民包括資產階級在內的金銀財寶都搶掠而去。王雲五說，蔣匪政府歲出要達到三十六億「金圓券」，單從「金圓券」發行的實際數目看，人民的負担已經增加十倍，若再負担這樣重的歲出，今後的倍數更不知伊於胡底，而公教人員及工人的薪資的生活指數卻一下子都取消了。蔣匪所以實行這樣一個空前的掠奪計劃，主要是為在軍事上進行最大的掙扎，並把全國人民的財富捲而入於四大家族金庫，準備在最後失敗時，好逃往海外，而把中國人民拋入窮困的深淵。南京和平日報二十一日稱，此次貨幣計劃，係孔祥熙在美國擬就。這就很明白，蔣匪派了宋子文、蔣經國、張厲生替他分別在華南、華中、華北籌錢，派了孔祥熙在美國[illegible]眼，派了陳立夫與美英反動派分子接洽，這一切準備，顯然是為著上述目的。

詢問與答覆

土地問題已解決地區 決不再進行土改

編者同志：

目前鄉間正流傳着一種「九月份再來第二次大平分」的說法。在這種流言下，農民生產情緒開始動盪，吃喝賭博又漸發展。我到南羅營（行唐五區管）看親去，那裏群眾也是這樣說：又快搞平分呀。還有的說：第一次大平分搞完了地主富農，這次（第二次）可能搞中農。吓的一些中農很不安，吃喝浪費風氣又起。只在初十該村一個小集上，三、四個賣肉的、幾個賣饃饃的不等上午就賣光了。中農李三妮（過去幹活很強）也趕緊上集去賣騾子，怕這次平分再平分了他的騾子。

我看謠言流傳下去，對今後群眾勤勞致富，積極生產，為明年生產打基礎的工作將受到很大損失。故望編輯同志迅速答覆，以安民心，以利群眾積極生產。

行唐南伏流村 瑞 林

答：中共中央關於「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指示中第四項明確指出：「凡屬封建制度已經根本消滅，貧僱農已經得到大體上相當於平均數的土地，他們與中農所有土地雖有差別（這種差別是許可的），但是相差不多者，即應認為土地問題已經解決，不要再提土地改革問題。在這類地區的中心任務，是恢復和發展生產，完成整黨建設工作及支援前綫的工作。」華北解放區內部大部地區，封建與半封建制度已經澈底消滅，無地少地農民已分得應有的一份土地，在這些地區，農村工作的基本方向，應該從土地改革轉到團結各階層人民全力恢復和發展生產方面去。行唐既然已經經過平分，各階層佔有土地數目已大體平均，即應根據中央指示，認為土地問題已經解決，今後主要任務是團結各階層人民，以極大努力恢復與發展農業生產，爭取農業生產能從現有的水平上提高一寸，以便更好地支援戰爭改善人民生活。目前正應抓緊時間，積肥漚糞，準備種麥，為明年的大生產打下基礎。政府方面應趕快確定地權，頒發土地證，制定新的農業稅則和負担標準，並幫助農民解決生產困難。北嶽區各縣已經或即將這樣作。即有少數鄉村有些土地尚待分配或調劑，階級成份尚待改訂，但也不是再來一次平分。秋後平分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所謂第二次平分要搞中農，更是無中生有。我黨團結中農的政策在歷次指示文件中已再三申明，在實際工作中也已堅決執行。過去所有侵犯中農利益的偏向，必須糾正，而且已糾正了不少。我們應該深入群眾解釋宣傳我黨土改和生產政策及目前華北解放區的中心任務，並正式向群眾宣佈土改已經完成，今後土地一般不再變動，各階層應打消顧慮，安心生產。隨時注意並分析各種謠言的性質來源，予以批駁。領導機關要認真檢查一下，看看土改中的偏向是否已經糾正，是否仍有侵犯中農的事情。因為具體事實是最有說服力，最足以安定群眾情緒，掃清生產障礙的。來信所反映情況極為重要，以後望能不斷供給各種具體材料，以便改進並推動各地工作。

——編者

反抗國民黨政府飢餓政策
津浦路五千技工大罷工
阻斷列車輪渡等交通達十一小時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據七月十四日天津新民報、京滬、津浦路消息：津浦路局所屬一切機務段一帶之技工，為反抗國民黨政府飢餓政策，要求補足欠發米貼，於七月二日爆發「空前未有之大罷工」，參加者共達五千餘人。罷工係因津浦路局浦鎮機廠三千餘技工要求改善待遇，局方置之不理而起。於是九時許宣告罷工，計有浦口車站、浦鎮、機務段等十餘單位，聯合向局方交涉，提出四項條件：（一）七月份准許每人暫時借支一千萬元；（二）五六兩月份欠發米一石四斗即日發下；（三）追補六月份欠發工資十四萬倍之金額，另加三成之金額，共計十八萬二千倍，准依指數發下；（四）此外發給七月米貼，以後不要欠發。當罷工開始時，全段列車停駛，下關至浦口之輪渡亦告停航，一時交通中斷，甚至將匪軍指揮官命令亦未能渡江。其他一切電話、自來水、電燈亦告中斷。局方懾於罷工工人之威力，方於下午七時許答應了工人四項要求。至八時半，始恢復交通。罷工達十一小時之久。

冀東我軍再克豐潤
盧石線殲敵匪千餘

【新華社冀東二十八日電】冀東我軍某部十八日下午四時，突襲豐潤城，經二十分鐘戰鬥，守敵保安二十七團第一營全部被殲，該城遂告收復。[illegible]計斃傷俘敵一百二十五名，繳獲六〇砲二門，輕機槍二挺，步槍七十支及其他軍用物資一部。

【新華社冀東電】[illegible]七月十九日至八月十八日[illegible]盧石線[illegible]計俘「民衛軍」副司令馬宜川以下五百零五人，[illegible]共斃俘一千零二十八人。繳獲輕機槍二十九挺，步槍[illegible]百六十四支及彈藥一部。

【新華社冀東電】[illegible]方武裝某部，於七月二十九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日，連續在張寺、牛莊一帶三戰三捷，共消滅匪方武裝一百五十二名，繳獲輕機槍一挺，步槍四十餘支。（二）[illegible]八月五日於孫口、徐樓一帶，全部殲滅偽由湖一帶之敵三百餘名，[illegible]計繳輕機槍一挺，長短槍三十八支。（三）[illegible]七月七日於魚台縣楊樓，伏擊由湖緣一帶竄來之敵，激戰半小時，消滅敵六十九名，生俘大隊長，繳獲長短槍一挺，步槍四十餘支。

太岳太行二十六縣數萬民工
奮勇支援晉中作戰

【晉中電】晉中戰役中，太岳、太行二十六縣×萬翻身民工民兵，熱烈支前，踴躍參戰，他們擔負了艱鉅的參戰任務，並在戰鬥中表現了英勇頑強的作風。[illegible]

晉中我軍某部對比敵我條件
明確認識自己力量
攻取太原信心更堅

【太行電】太原前線我野戰兵團某部，在評晉中戰役中，戰士們以親身經驗研究比敵我的條件，更明確認識了自己力量和敵人的[illegible]

適應土改後群眾要求提高文化的呼聲
晉綏恢復正規學制

【新華社晉綏二十八日電】晉綏教育近兩年來因嚴重災荒與戰爭，損失很大。目前土改運動中，群眾提出要求提高文化的呼聲，各地教育工作者已積極從事恢復與建立學校的工作。晉綏分局並於「八一」發出「關於恢復教育的指示」，指出各地學校應適應新區情況，有重點的加以恢復，以文化課為主，學生自治活動外，[illegible]

檢來群眾協助政府
清查國僞人員武器

【晉中電】晉中檢查群眾協助民主政府，清查出僞軍官四十六名，及其保留下的武器彈藥，重機槍二挺，輕機槍二百八十一挺，步槍一千九百四十支，砲彈二萬餘發，糧食萬石，電話機一百七十部。

太原閻匪威天提心吊膽
士兵成群跑來向我投誠

【太行電】[illegible]

江漢國民黨土著武裝
紛紛攜械來歸登記悔過

【新華社中原二十九日電】[illegible]

軍區釋俘

【本報訊】[illegible]

太岳城立校普及山莊兒童教育
輪流教學運用小先生制

【太岳二十[illegible]】[illegible]

晉綏加強小學教育

不准歧視與排斥知識份子
確保教員生活及公費足用

【太岳訊】晉綏縣府為加強小學教育工作，特作出如下決定：[illegible]

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

[illegible]

爲縣民主政府人民法庭審訊確實
判處慣匪廉子獻死刑

【新華社中原二十九日電】[illegible]

冀魯豫三分區
開展政攻三個月
爭取三千人來歸

【冀魯豫電】三分區開展政治攻勢三個月，[illegible]

國民黨區學生陷入苦海
失業、失學、被抓當兵
投奔解放區者日益增多

【新華社西北二十九日電】據各方消息：西安學生正陷於失業、失學及被抓去當兵的苦海。[illegible]

黃龍戰役被俘胡匪軍官供認
胡匪摧下按打架子
士氣衰落到了極點

【新華社西北前線二十九日電】[illegible]

天津郊區等地
偽匪搜刮巨額城防費

【新華社[illegible]】[illegible]

山東・晉綏
大力修河治水

[illegible]